

七

錄

齋

文

鈔

邱太君祭文

憶庚辰秋哭外舅恭亭先生于京邱條閱十六年復聞
吾外姑呂太君訃音太君稀齡淑德閭型著鄉閭六十
年婦職母儀承先訓後六黨交頌無待蔡言蔡懷舊感
恩非泛常門塔比悲不自戴蓋難已于言蔡弱歲隨官
年十九始返淮戚友百不識二三城郭衢術莫辨南北
鄉人咸目笑而恭亭先生一見有國士知以愛女妻焉
初畢婚携吾妻邱宜人歸寧展拜登席輒劇醉吐茵羣
從掩口胡盧太君謂是兒坦率彌愛重有加儕輩丁卯
冬先王父崇祀郡庠陳餉獻榼數百種皆出吾母心裁

令吾妻做製太君密為釘劑益出精巧廢寢食者匝月
用博吾母歡維時先王母在堂吾母病洎遭大故葬昏
質一無所曉吾妻仰奉重聞以一身擔拄內外無失禮
暨完弟妹諸婚嫁大事皆太君前後默相之先大夫乞
養歸田後蔡屢上春官不第久而不自知恥太君每聞報
罷輒太息累敎母女對泣更慘于長安落魄者已卯夏
蔡病疲僅一息未絕羣醫皆謂必死先大夫傍徨計無
出太君來視笑語女曰爾夫無死理告爾翁無虞先大
夫聞言意解及瘳每述太君言以為犁然當于心嗚呼
蔡倖不即死而戀雞肋名滯淫羣下聞王母喪妻之喪甲

申丁先大夫喪數年間門祚衰薄叠遭閔凶太君殫精
焦思撫弱子女心力幾瘁及葬既奔撫棺肺肝崩裂太
君來唁訓交至如慈母視嬰兒歷歷往事儼接吾目前
而聲未寂于吾耳也夫安得而不哭也先是吾妻歿後
三年太君以私女李為蔡續婚且令谷香偕來噫愛女
死含痛不令人知而轉以蔡京邱虛中饋為憂其諸異
乎世俗閨閨歟十年來一官飽繫每音書月來妻兒問
訊聞太君起居無恙則舉室歡然谷香子勉夫近相隨
讀書退食翦燈與話恭亭先生昔年為予兄弟講經義
時事覩縷不休詎惡耗突來驚魂欲斷夫妻子媳同聲

一
古
不
二
三
悲號一月中累欲為文輒酸楚不能成一字九月杪寒
風初厲炙筆抒情三十年私恩昔款觸緒紛來泪不禁
沈瀾如餅水瀉嗚呼謂是詎足寫吾哀悼乎哉

予甥丹雯遠予僅百廿日耳而今乃以訃聞竟不獲撫棺而一慟也客秋返棹鄉園甥方應童子試穎脫而出受知于李鶴峰學士有崑山片玉之目因隨余為吳門之遊金閶固名流輻輳之所而甥以清才妙齡與東南諸君子論文角執往復不休每一篇出輒傾其曹偶文酒之會月數舉縞綦聯集風流如昨日事而一旦摧折曷禁老泪之盡然落耶予自去年哭先兄後感骨肉之凋謝親知之哀零惟與若翁若母互相慰藉每屈指交知中庭開園園享天倫之樂無毫髮憾者首推高氏而

甥又仰得親歡孝友出于天性采蘭之歌吹篳之吟曾
幾何時而泪濕斑衣花殘荆樹豈真宇內無完人而美
滿有不可恃者乎痛哉且予見古之負才之士而早夭
者或蓬蒿困乏憂能傷人或恃才發憤牢落抑塞抑或
裘馬之家腐塲伐性貧賤之子骨相迥邈而因以不永
年亦往往有之若甥則生于世族無畫粥斷齋之苦矜
平踈釋藹若親蘭醇如飲醴且冠王之姿風流秀出烏
衣犀角王謝之佳子弟也至其沈潛篤志則左癖書愚
一編之外無他嗜好凡聲色玩好之娛夫皆聞問所不
及談吐所不道也嗚呼以甥之賢明醇慤而鬱鬱以逝

甚矣蒼蒼者不可問福善禍淫之理不可解矣予兄素
具知人之鑑相士多奇中晚歲得甥從遊于父藝器識
間決其遠到賞識獨深而今已矣甥其相從知已于地
下乎是又因甥之長逝而益余之悲于無窮也

舒伯容相國祭文

泰階星實樞廷悼柱石之臣岱嶽峯頽

行殿惜鈞衡之佐撤懸輟講感亡鑑于巖廊罷相傳春
痛圖形于異域懷碩輔則道關休戚惜名賢則感切公
私惟公一代完人兩朝耆舊承金甌之舊學鶴立髦齡
占喬木之世臣鶴駕壯歲簪毫薇省早覘視草之才露
簡柏臺不數埋輪之直爰參司憲三院名揚遂典禁軍
九門令肅每承詔于宣室乃克貳乎中樞於時望重棘
槐任兼文武秋風灑水隨豹尾以鳧趨春殿晴曛侍螭
頭而鵠立單車持節口宣萬里之威尺詔乘軺手反千

人之撤洊歷公卿之位兼綰兵虞更綜三典之司摠持
科律出鎮秦關八水績著保釐身經伊列千屯功成者
定若乃軍移葱嶺地闕花門九嬰自外于堯階三葉難
寬于湯網我公率中黃勁旅陣前明月齊彎捐太白陰
芒管外流星盡落尺符未縮指揮成黑水之勛太賚酬
庸褒贊繪紫光之像嗣是籌邊西域則降藩向化越萬
里而來附耕屯翦逆東邦則凶種駢誅不期月而蕩成
灰燼是以懋功懋賞首延揆席崇階一德一心摠握樞
衡秘地風吹銀鬣一鞭躡紫禁之衢日映朱綬雙暈耀
翠翎之彩胄廷拜傅師顏每抗銅樓

經幄宣綸彩袖頻袖錦帙柯亭劉井領袖詞林典冊萬
文品題吉士鼎臣領閣三台近奎壁之光鉉席裁書六
館總鄉塚之籍十五國雲霄瞻仰笑比河清四十年中
外迴翔令行雷厲甚等雲亭接武識蘇公式敬之心棘
木無冤恊呂侯咸中之慶相期率屬咸言孝而言忠鼎
勉諸曹願讀書而讀律機宜敏決如荆鐘之無聲經緯
分明儼亂絲之就理何意青門扈蹕萊火禮以初行赤
縣傳駟聽鳴珂而不返護

慈雲於天上竟落公槐纏壁月於堂前行悲宰樹

鑿輿臨醞晉太保而禮備紫宸

天竺題詩痛老成而句傷凋謝兜羅賜錦曼華升慧覺
之天栗木鐺銜素几薦馨香之祀易名表碣勒銘永紀
鴻庸白馬素車奔計遙馳鳳驛過西州而日暮執紼銜
悽望東武而雲迷唱鈴增痛載歌哀誅幸駐靈光

又

青嶽蹕路騎箕痛黃髮之臣素旒哀歌執紼愴白雲之
署憶送西郊旒蓋曾日月之幾何四瞻東閣綸扉悵音
容之英覲旻蒙失蔭同曹凜梁木之悲模楷何依吾道
有泰山之痛惟公金甌舊族繡斧元臣由掖省而涉蘭
臺歷六卿而登三事出則方對台虎韜鈐揚龍豹之威
入則益贊臬謨颺拜著麒麟之望猶記皇威遠望初闕
花門使騎方臨未持節鉞相機而動一呼而令肅六軍
叱馭前驅三捷而威行兩部

天顏有喜寵錫鸞書偉烈無前勛圖廟閣顯是而定屯

七錄齋文鈔

營于土部遠撫降藩纂京觀于清源躬提勁旅遠旌旋
于黃閣還坐論于金鋪崇階領鉉席之班畫接冠樞廷
之位李鄴侯之風度仙骨逾清文潞公之聰明少辛不
及銀鬃鶴髯巋然魯殿靈光調飛和管允矣商巖良弼
益倚毗于北闕仍摠挈乎西曹氷鑑無私秋毫必照金
科不枉冬日常和平大獄以無冤勿差銖黍雖小答而
必檢悉准權衡敏裁則事決如流斷制則業成是鐵科
條酌立深揆夫世輕世重之經識典親裁洞燭乎匹婦
匹夫之隱某等久坐春風旁參秋典每議葵鳩之法瞻
鐵函以偏溫親登駟馬之門誠氷心之最熱寸長豆錄

茅直種而成莖一藝必庸璞盡雕之成譬引經考律歷
二十年耳提面命之勞振領提綱立十八司執法平情
之準方謂沾同河潤長幸登龍何期憾應小類遽來大
鳥繡裳赤舄返水署以何年風馬雲旂護

金輦而永逝

九重震悼哀情與郵禮交隆百辟悽惶故將與門生交
赴彼聞公之風仰公之望者尚且歌露薤以銜哀矧親
公之範辱公之知者能不望雲亭而增慟敬陳菲奠去
薦蕪詞伏異格歆鑒茲悃臆

于耐圓相國祭文

文昌夜薄薇垣悼華國之臣箕尾宵騎

采殿軫禿工之佐停春罷相九衢歌薤露以銜悲白馬
素車百辟望旌雲而增痛益感深柱石既卿貳所同悽
而誼屬葭莩更公私之交感惟公盛代元臣清時耆宿
董帷巨辟少推江左名流陸鶴荀龍長擅詞宗俊譽韓
魏公之賜及第臚傳五色雲中王沂國之詠和羹香占
百花頭上直西清而視草遍窺委宛之藏入東觀而簪
毫敬歷清華之位尹官端而游參樞部佐邦禁而旋陟
農曹遂邀

特達之知爰著總方之望出入清嚴之地履躡星辰叨
承寡勿之恩光依日月塞山濼水危豹尾以秋巡越角
吳根隨鳳艦而春泛懋功懋賞掌地卿而農曜宵明同
德同心正揆席而樞庭畫接問曲江之風度海濊爭傳
繪司馬之形容兒童知慶胄筵拜傅師顏獨抗虎關

講幄宣綸緇帙頻披蟒袖春闈秋省 院掄才劉井柯

亭玉堂課士集緒

聖蔭三編燦蒸閣之光帖做法書八柱配蘭亭之蹟單
丹霄之月上矚饌猶頌騎銀鬣以風吹珊鞭獨控三台
領閣揔西園東辟之奇六館裁書搜玉海珠船之秘會

川番之中討大武用昭稟

廟筭以宣威運籌決勝造膝則親承

拍畫代言則誕布

絲綸七日至而捷報紅旂五等封而像圖

紫閣綏飄翎翠耀雙暈之祥暉袖染鵝黃分

九重之御氣我公則闕門必式身愈著其恪恭溫樹無
言心益昭其慎密百務全裁于赤手學與識本兼優萬
幾默契夫丹心德與功而並立台庭端揆粵環化以調
元者瑞榮褒普太和而壽世一百八旬貝葉共祝公齡

二十四考中書正膺

帝簡何大隕大星於雲漢赤鳥空留鏗璧月於寒霄
紫雲永逝

宸心震悼禮備紫哀

天筆題詩句懷忠謹堯羅賜錦曼華登慧照之天粟主
易名馨秘奉蒸嘗之祀公卿設位感史履以無聲戚黨
唱鈴望鳴珂而不返 昔親模楷誼屬通家近附絲

蘿情敷姻婭每參詳夫秋讞親瞻東筆之儀期長坐夫
春風遽告藏舟之讖過西州而腹痛泪落沙廳望東閣
以神傷真陳紫酒

姜太守祭文

國僑相鄭留遺愛于人心孫科治荆頌廉聲于奕世棠
陰懷召伯之仁峴首墮羊公之泪惟直道之永存遂誕
思於弗替矧委化而登仙空臨風而雪涕於惟我公提
生賢智魏郡啓宗天雄毓瑞名濟二陸聯鴈序以騰聲
賦奏三雍陟

彤墀而就試乃以績學之儒宗小試勞心于吏事江東
飛帛符分赤望之區淮北彈琴責荷蒼生之寄公始則
單車就道戶祝賢侯繼乃三篆齊膺家傳善治銅官宅
畔猶仰威明鐵甕城邊永懷慈惠蘇臺則頌有雙岐東

七錄齋文鈔

海則政成三異循良屢重夫薦章盤錯頻經夫利器由是政 花縣奏上考于

九重因之績報

楓宸播休聲于千禩惟卓魯之嘉猷宜龔黃之位置一麾而莅我淮疆五馬而居為連帥三洲為自古名區六邑皆近今水筮公乃殫厥經營永思調劑下車而首問桑麻露冕而心存利濟清操如雪淨冰寒發令比風行雷厲遇小沴則病在乃身興大利則勇于見義濬溪流而南洩迂若朝宗開市河以東消工無旁勸既奠民生載興士氣城陰構閭宇之亭水面闢下帷之地小園十

畝負笈者偕行廣厦千間懷鉛者踵至祀若不畏豪強
愛尋佳士廣羅麟鳳皆抱卷而來遊豈少豺狼咸聞風
而遠避此

御屏之姓氏長題而澤國之謳歌靡既者也乃初還合
浦之珠忽構蹊田之累涉宦海者撫心望官聯而增喟
而公處以坦懷去如掉臂嗣君方懷文抱質燕寢承懽
文孫皆虎脊龍文莎廳環侍共欣羣鶴之輶留詎料蚺
旌之仙逝某等久奉蘭言均叨樾蔭借冠恂於河內未
遂輿情葬朱邑於桐鄉同懷古誼聊絮酒以陳詞庶乘
斬而來睇

汪康古祭文

郎位宵沉文星夜墮月冷廳簾雨淋署粉銓鏡塵封黃
揚閨殞拭目揚清傷心捐館惟君舊學族望嘉禾家貽
積笏里紀鳴珂少有令譽鳳蠟龍拔雙丁兩到南國英
多君之績學博聞彊記劉曰墨莊邊曰經笥細八牛毛
織窮蚋翅伯仲之間貴與夾漈君之文筆根柢匡劉鞭
霆扶電騰蛟驚蚪扛百斛昂造五鳳樓著書身等汗厥
九牛江干獻詩

九重得意八年薇省吟花草制九上春官乃獲一第稍
改頭銜試於銓吏驢車一輛表服四時出入郎署儼然

人師紙尾不署李下無蹊清通簡要非君而誰疇昔之
盟古道足照凡十八人人多逋峭惟君端嚴不苟言笑
直諒多聞豐軀古貌陶然亭子古寺法源閣題聯白挈
榼開樽文酒跌宕討古尋論有時聚訟君折一言尤健
羨者君有令子藹若親蘭醇逾飲醴槐舍傳經嘉惠多
士林立諸孫瑶琳瑜珥為歡未已遽召玉樓山陽舊雨
河朔前遊昔年昆弟今日山邱生芻一束君來敬不

章容谷先生祭文

綠野堂虛耆英杜罷縑領宦歸漆園蝶化苔雲波傾燕
雲泪洒睇斷白雲風悽朱夏惟公舊德派出河間秀鍾
顧渚家近包山室有賜笈代綰青綸陰何方駕屈宗躋
攀穎脫瓊林名題粉署周禮冬官南朝水部九澤既陔
五材斯聚例屬詩人書曰宏父司空報宸

睿簡頻加絳騶清路紮掖宣麻班生復見汲黯是嘉十
年臺省萬里星槎五嶺峰高八閩波滙擢秀榕陰量才
珠海校士春闈為士摸楷龍門幸登聲價十倍

帝資喉舌公慕林泉香山返洛彭澤歸田窪尊亭畔逸

老堂遶家家團扇處處瓜船况著義方世仰拈嗣南院
秉衡東銓計吏毛玠移風山公啟事公卧午橋聞而快
意敬聞耆耆著述方長談經比鄭乳食懷張伏書明史
目炯眉黃誰曰起起難問蒼蒼不朽有三公乃並立疏
在諫垣詩留家集

綸綺疊封瑤瑜遶榻坦化曰仙夫何所乏而在葵等道
阻山谿冀隨鈴唱莫共旌題載寒蘭正用剗藟藟願言
哀誅神其聽兮

錢東麓司寇祭文

嗚呼風淒朱夏月冷雲亭先沉武庫座落文星燕臺雲
黯駕水波滄同官雪涕僚屬哀銘溯厥華宗遠承武肅
門列戟枝家傳寶錄詩授鯉庭譽騰駿足蕊榜重光金
蓮移燭

九重親試五色文成賦傳華省職領迷瀛纂排東觀供
奉西清近臣曲宴聯詠傳饒乃

簡夏卿式佐農部戎政維均幣泉斯裕爰貳爽鳩引經
陳疏丹筆流慈冰廳滌慮蕙綰京尹畿甸風宣乘輅出
塞計畝均田大江南北玉尺秋懸出馳鳳驛入侍

經筵遂奉靈椿承歡携李公座箕裘六卿喬梓圖繪香
山團圞浙水嘉話千秋里門一紀蒼生屬望再起東山
趨承

行殿敷厯御班一答必檢三宥格姦金雞布惠玉律觀
刪扈從

陪京禮虔神麓持節常山手反大獄秘殿廣歌盈箱累
牘館籍校讎牙籤玉軸等追陪比部心仰風標猷詞
商榷律義宣昭和衷雪亮古誼雲高提撕庶職獎勵諸
曹衆望秉鈞詎驚易篲百爾會悽

九重震惜感切人琴悲生鄰笛絮酒述哀含毫沾臆

劉諸城相國祭文

文昌星暝薇垣悼黃髮之臣泰岳峰頽藜閣惜丹心之
佐撤懸輟講感亡鑒於

九重罷杵停砧痛圖形於四表惜名賢乃道闕乎休戚
懷碩輔則禮脩乎榮哀惟公一代元臣兩朝耆舊門多
列戟家有賜書范休文憂樂關心王沂公科名不負自
蜚聲於蕊榜爰妙選乎蓬瀛直西清而文媿六經擢春
宮而班齊三舍蓋自

內廷保直已受

先朝燕譽之恩逮至近密簪毫更值

聖主龍飛之歲金華直講端尹青宮綸綍參謀貳公黃閣祥滋丹筆佐西曹而雨露頻施路擁絳綳長南臺而風霜共肅迴翔中外職掌六卿疊館兵刑銜兼三館塞山灤水年年隨玉輅以趨陪春省秋闈歲歲擢水壺而主試單車持節載宣萬里之威尺詔乘輅不枉千人之獄靜海塘之鯉浪鹵消李泌之泉淮浦之鯨波隄亘陳登之堰遍歷星槎於海內群推台鼎於朝端遂贊綸扉首領星辰之位總持政府親依日月之光唐戴胄之寬樞機深心體國漢黃香之處省閨勤力憂公

廟畧親承秘殿颺言而出命嘉謨入告老臣造膝以杼

忱績密則溫樹不言恪恭則闕門必式黷德則屏風隔
塵清操則旋馬無營惟元化之常調寔太和之共洽三
秋賦菊比韓魏公晚節彌香九老扶黎惟文潞國耆英
並美大星輝掩悲赤烏之空留璧月光潛思繡裳而莫
覩等雲亭讀律識蘇公式敬之心棘木無冤協呂侯
咸中之慶

吳紫庭撫軍祭文

嗚呼雲迷東海星隕南屏訃傳京洛睇斷江汀

九重軫惜四國圖形棠陰在望痛絕書銘惟公瀛渤名家
延陵望族室有賜書人如冠玉弱歲之官秋曹侍讀
兩到雙丁譽聞老宿昔恭定公為國之梁開府掌禁中
外迴翔公承家學經濟文章千人之傑萬夫之望名魁
三榜

睿簡粉署玉律含春丹毫研露星節皇華秋風

鑿輅績著奕鳩渥遊

宸顧蘇臺陳臬甘雨隨車宵無掩戶俗化鞭蒲名藩是

寄衆望大孚德洋惠溥江淮河湖入佐秋官瓌頊趾美
案立如山心清似水移節宣防涇河之浹再詠旬宣閭
閭色喜

翠華五幸行慶敷恩民爭頌手吏不到門芟芻勿擾絲
粒無繁遂秉節戴春霜戰轅歷數吾鄉

國朝名宦湯曰慈明徐曰靜儉文治高邱清操鄆縣得
公繼之盛猷復見詎悲化鶴袞烏雲歸福星夜落惠露
朝晞耕耒輟耜庠士沾衣外臺京國朝野交敬某等屬
在治疆感茲遺愛小別未幾追歡不再執紼無從唱鈴
莫建雪涕陳詞靈其攸屆

朱曉園觀察太翁祭文

星暝丹霄霜零綠野通德銜哀者英罷社粵海波傾萬
高泪洒傳訃淮濱朔風獨寫繁惟我公間氣挺生蓮峯
孕杰桂嶺鍾英行同檢押韻叶璉珩人倫南國經術西
京早晉賢書御

恩鳳陸棠綠千村花紅百里美錦工裁亂絲就理古頌
桐鄉今猶濟美爰登上考懋著賢聲澤流綉壤名紀丹
屏朱輪五馬緹軾雙旌霜明轅戟風靜閣鈴十載靈州
莊浪古界雪頌崔巍秦雲駮黓漢咏臨邊唐歌出塞臣
績殊尤天休賜對晉階司馬移節平涼雍州水黑葱嶺

河黃月團龍鳳電走驪駒歌傳隴右惠普德洋

帝眷循良公懷邱壑彭澤歸田香山返洛種竹疏泉詩
花採藥圖繪遙傳歌詩競作矧夫燕翼夙著義方金芝
啟秀玉樹垂芳人間武庫天上文昌花磚輝映柏府激
揚

睿簡外臺牙旌遙駐惠露千村福星一路范日純仁呂
曰公著家訓源淵官箴師傅某以樗櫟仰庇雲霄情與
文並陰鑄陽陶春嘯小草光戴斗杓頻年負弩訓迪維
勞敬悉期頤黃眉雙秀善則餘慶仁者必壽鳩杖春朝
蒲輪永晝明史伏經著書日富詎逢辰也巖暗七星啼

猿夜泣別鶴宵征竹湖泪注梅嶺愁縈嗒呼官閣永慕
椿庭疊貢龍章貽厓銘誅澤被蒼黎名留青史福備榮
哀悲聞朝市鶴馭雲輶上清尺咫某懷舊德悼皇高踪
題旌無路謳紉奚從天厚其報人失所宗謹獻芳醕哀
咽凄風

祭陳竹泉表弟文

嗚呼長安一別廿載浮沉里門小聚累月論心自我不見僅一彈指胡天不弔令斯人死我與君家累葉清芬爰篤中表載重婚姻兩家兄弟誼兼師友過失相規道義是守四人同學登甲乙科中外分鑣海內足多東巖之逝農星夜暗紫坪之逝儒林失範惟爾我在吾道不孤矜式三黨中流一壺昨年吾兒歸里葬母寄書與君丁未解組林下二老相約耦耕勺湖之側結社團盟此言在耳曾不數月惡耗突來悲不可絕中夜開眼回想生平歷歷在目淚與聲並君之孝友髫齡即露君之義

氣逮於行路君之文學蜚聲揚光君之才調體圓用方
下相秉鐸力整士習茅化為荃璞彫成璧分符黔省屢
更巖疆披箐冒雪徭塞提防下考鄉評上聞朝議公論
交推是謂廉吏君有招弟遠宦湘灘君有令子雅善文
辭猶子半刺六館名著皆以君在無愛內顧輦下淮士
凡幾十人聞君之死靡不含辛嗚呼已矣言之腹痛髻
兮風貌頻來入夢君少於我殆後六年夜臺何慕而著
先鞭事難理推痛豈言述揮淚陳詞不知所說

劉培軒誄言

余自戊寅已酉以後奔走南北越二十餘年鄉里耆舊日漸零落每聞之太息今壬寅之春乞假歸里適又聞培軒劉先生之喪諸戚里以哀言相屬予悲老成之凋謝又重以諸君之請不可以辭先生生而純篤朴直不事矯飾事親以孝聞與弟樸軒相友愛迄無間言遭父喪哀毀骨立困床席者累月里巷交稱之讀書務明大義不屑屑于訓詁章句嘗歎曰人生百年必期有濟于世不然榮名厚實與草亡木夭等遂究心于醫數年精其業值歲疫求療疾者塞於門每日晁不食無倦容貧

者予以佳藥弗計值歷數十年不改以此遠近皆盛稱
劉公長者方先生之少也母魏太孺人患瘧劇甚先生
憂思傍徨無所措潛割其股肉和藥以進病乃得痊厥
後先生每以戒人不可行夫割股之事昔人論者不一
至韓子鄆人對直以毀體為罪予謂割股非適中之行
而原其始心則出於悱然惻然慈愛仁孝之至意此正
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奈何以是為訾警也是以推
稱先生者自親串以及遠近交友咸無異詞今之歿也
奔赴者千數百輩皆欷歔如有所失非甚盛德何以感
人之深如此諸嗣君既克嗣其業有名於時長孫早

補弟子員有聲庠序間試輒冠其曾積善之報當在斯
焉先生雖歿亦可無憾矣惟是近年蒼耄日凋予往往
屈指數之甚難為懷今來故里不一月又聞惡耗尤為
之悼歎而不能已于言者也故為之誄以抒予哀

聖公太夫人祭文

齊烟秋黯發輝隕吐絨之庭魯甸霜淒娥魄散秉珪之
第湖

兩朝之綸綍禮備崇哀憶八座之起居澤綿忠孝悲傳
闕里感慈竹之長凋訃到金臺瞻靈萱而莫覲恭惟公
太夫人禮嫺玉蒸德冠璇臺誦彤史于初髻入室而衆
欽良媛奉丹箴于毀齒過門而知有貴人瑞叶雀屏占
諧鳳下朱輪華轂迓首善之華門丹楨金題入上公之
貴第楮分繡戟躬踐崇階公是黑頭編成博議肅晨昏
于堂上佩玉鳴璆佐歌詠于房中銘楫賦菊夫何鱗兮

比目香莫覓夫返魂縷斷同心樹竟推夫連理青銚課
績節自矢以永貞銀印交推美競傳其讓貴荷自

天之褒誥聖緒延封廟作室之徽音聞儀懋著慶重歡
于萱幄四十載母範同昭揚淑問于杏壇二千年禮宗
勿替席前陳膳三槐映棗綠之裳膝下含飴五桂森烏
衣之孝迎

大安而獻壽喜動

慈顏詣

內殿以祝登

息叨懋賞紫貂文綺累頒少府之珍玉象金齋日拜上

方之饌一堂兩代鮮此慈闈重慶之班丘等三公領彼
命婦下行之首麟衫象服頌世德則隆古無雙寵錫褒
榮在

聖朝亦儒家第一海內方晉松筠之祝天邊遠為鶯鶴
之迎月掩東山懿德長留於史牒雲歸南海芳輝永繪
于丹青 夙登詩禮之庭忝附絲蘿之戚傳素械于
東國路阻攀輻賦誅筆于西曹神悽執紼致溪毛之薄
薦真斬馭之式馨

高氏姑母祭文

嗚呼壬寅之春拜姑於堂仰瞻色笑鵷鬢蒼蒼欲語未
詳告以掌指每到牀隅聞聲輒喜壬寅之秋別姑於幃
吾弟新逝姑終未知別後縈思匪伊朝暮每奉鄉書以
喜以懼南望而祝壽祉雍容兩年以來鬱陶我衷惡耗
突來悲腸欲斷杳矣慈容如睹總慢我生之初呱呱而
啼吾母患乳姑來哺之三十年中世變多故骨肉綢繆
久而益固一官匏繫薇省演綸望我宦達慰我老親甲
申之秋慘遭大故塞外星奔倉皇失措姑來慰我語慘
情真三年一瞬再入青門時與予季分攜南北昔歎追

維悲填胃臆吾叔寓公已歸道山吾弟庶吏復痛玉棺
姑今仙遊悲何能已慮諸弟昆心戚貌毀惟姑賢淑

綸縉褒崇惟姑慈惠澤及雲仍福慧雙修哀榮一致證
古賢毋少雙寡二寄語諸弟以禮節哀如手如足勗勗
哉喪具喪儀有無惟稱徇俗悅人古賢所禁而我羈職
弗獲用勑五中惻惻百感茫茫泚筆澠詞庸言如話襟
淚汎瀾二千里外

裴太夫人祭文

朱華萎蕤素奈凋馨潘興罷御韋幔歲經西池彩散南海雲停悲深御列睇斷仙輶恭惟太母石城世胄頌菊銘椒工繡製繡宜室初賡徽音是式洗手銅餅鳴雞待漏克相君子正色登朝揚清粉署典選銓曹禁苑批勅左掖簪毫賢明夙著內政頻操幾載黃門忽驚捐館宵渡扶輻晨鑿不盥補屋牽蘿傳經和胆母有筠心教成荻管篤生司寇妙選木天青藜燃杖紅燭移蓮永衡月朗玉尺秋懸登堂拜母玉荀班睽頻奉天書星輅至止春到玉門秋歌瓠子兩瀆迴瀾九河順軌歸告萱闈慈

顏色喜重開 賜第禁籞回翔六御領袖三殿披香元
臣日贊壽母是將方期燮日詎返靈光百爾叩懷九重
震悼况我同官夙欽間教悵望慈雲載舉芳髦仙馭匪
遙佇停慧照

表太夫人祭文

雲迷南海彩散西池班虛命婦館閔瑤姬靈萱冬瘁慈
竹霜披月春停杵雪縞飛絲維 太師母秣陵華胄謝
絮飄幃班香染袖錦唾絨鸞篆熏銅獸桃灼詩廣蘭臺
史就乃相君子宦轍星槎東銓啟事南院排衙皂囊補
闕紫掖宣麻口脂面藥寵澤頻加大故初丁曉鑿廢沐
執紼拔舉牽蘿補屋架鮮綺羅徑荒松菊春箔晨綵秋
燈夜讀我師挺出威鳳祥麟呂曰公著范曰純仁鴻儒
應詔鴈塔題名清華六館研練兩京

帝簡文星水壺濯濯漢水方城吳根越角桃李春官鳳

池紅藥頻引諸生絳帷侑爵師承

恩命鳳驛星馳宣防南國秉節西陲二東相度三輔設
施再拜堂下諄諄訓辭十五年來歷數萬里障川回瀾
陳口畫指公寢不寧公食不旨 太母聞之眉開色喜
民苦災沴太母咨之民安衽席太母怡之我師

壬癸之間公歸築室庭藹

春暉 天書愛日韋幔常懸潘輿偶出民望東山星鄰
尺一錦帆安穩 賜第重來麟衫載錫鸞誥頻裁井浮
赤鯉讌有黃鮐起居八座堂哉皇哉母壽彌康公才益
展敷歷六卿迴翔三館累牘陳詞 九重稱善朵殿晨

洛萱闈宵款奠等小子如魚如蠅龍門忝廁馬帳偕升
粟粢分惠斗酒時承後堂再拜記得吾曾歲豈躔灾拈
花示疾 清問駢繁星郵絡繹寶宿芒潛梵天響寂高
朗令終其旋元吉碩惟遭遇莫之與京澤綿忠孝禮備
哀榮史稱老福人頌慈明香花篆縷奔者傾城況在葵
等廿年恩重鈴吹唧哀旌銘增慟祭酒澣情蘭蔬作供
稽首慈雲幸停駢鳳

素奈凋馨朱華萋萋彩散西池書沉南岳塵掩鏡鸞雲
迷馭竊月暗紗帷霽陰德幕於惟夫人族望餘杭蕙蘭
既馥箴管脩葳蕤飛謝絮研染班香屏牽繡雀配協文
鷲作室聲宜成家戩穀曉汲江魚冬抽林竹山蕨潤頻
頌椒銘菊春箔頻縑秋燈佐讀夫子早達名籠碧紗十
年薇省萬里星槎遊汾宴鎬染翰宣麻口脂面藥籠澤
時加居近濯龍堂垂經幔待漏薰衣聞雞戒旦燥濕調
音陰陽協贊既作女師乃稱邦媛天戈南指叱馭炎荒
杖戈衣製炳炬赫煌登臺叱使渡馬起梁笑剽白象渴

飲黃麝夫人曰都最無內顧繡甲頻縫刀鏢不賦整肅
門庭捧持莞庫家奉紀綱人遵矩度朱波底定朵殿迴
翔移街粉署權度有方我二三友問訊登堂口陳指畫
眉飛色揚見說高系抱疴在室待覓靈草詎乏仙橘左
女哀啼鼻魚夜泣我友神傷淒涼誅筆某等夙欽僖婦
鑑荷山妻窻虛朱鳥珮冷文犀唱鈴增慟執紼含悽蘭
蔬作供睥睨雲梯

李太夫人祭文

嗚呼金萱萎萼慈竹摧萱彤編寂寞經慢淒涼女宗頌
失母範難忘翔風瑟瑟淮水湯湯恭惟

太母族並姬姜秀鍾華胄望冠畿疆辨弦才慧織錦工
良婉婉其性詩禮偕臧委禽雖肅鳴鳳鏗金貂累葉
畫戟分行容臺聲望綸閣賡颺魚軒百兩騎轡千韉屏
牽繡雀配協文鶯袖寒翠竹佩擷青棠晨羹宵膳潔綺
承筐鹿車同御鴻案相莊仰惟 太翁藝府騰驥文章
韓柳經術劉匡文壇雄長詞苑笙簧相如賦貴方朔身
長學勤著作家賴勳勩賢明夙著內政克襄處豐以約

一
卷
二
彌熾而昌釵荆裳布晷歷酒漿操持筦庫整肅紀綱人
遵矩矱家奉程章和熊畫荻開教義方祥麟端角雛鳳
桐岡蔚成美瑞望比圭璋賢書幼晉蕊榜名揚編書
秘府染翰縹緗簪冕

紫禁待漏紅墻雙旌出宰萬姓躋堂碑鏤少室澤潤大
梁爭迎召杜復迂龍黃淮陰要郡琴鶴輕裝三洲化虎
六邑無蝗文渠浪碧泮沼芹芳臺新桐柱碑勒河防民
歌曰惠吏立如僵農遊于野士慶于庠還聞孝養壽母
是將萊衣戲綵潘御鳴璫井浮赤鯉讌有黃麋起居八
座頌禱千鄉絳紗繡佛官閣焚香封鯉頻勵行馬弗違

婆娑鶴鬢燦爛芙蓉烏衣羣季犀角諸郎階森玉樹座
繞琳瑯慈明憶呂老福懷張

鸞書奩軸象笏盈牀惟仁必壽積善餘慶俾者而艾曰
富而康何期委蛻難覓仙萑萱闈永暮燕寢悲傷泣而
血繼痛以頭搶青鸞嘹唳白鶴翱翔西池之側南岳之
旁將尋素女抑訪娥皇難攀仙馭莫挽慈航嗚呼母德
鏤筆難詳 等屬吏夙稔慈祥登堂哽咽執紼趨蹌哀
鏤心版泪注啼眶翟褕掩馥總幄飄縷寒雲釀雪冷霧
凝霜梵天寂響寶宿潛芒悲歌露薤故奠霞觴仙帡未
杳幸駐靈光

峰頽玉女館別瑤姬星沉鵲渚月墮蟾枝燕雲黯黯淮
水漪漪三秋共冷百歲何期惟予夫子通籍承明嗣宗
達識思曠間情實惟國幹克憇家聲同半尹姑鐫德瑣
珩我儕小子如魚如蠅驥尾竊附龍門幸登載酒問字
携柑聽鶯游楊莫及彭戴同升濟濟生徒雍雍几席自
春徂秋繼朝永夕忽察公顏云胡不憚微聞德曜抱疴
在籍我黨聞之相與私度澤國土卑病食蠱作往往有
之或可勿藥詎意沉綿竟歸冥漠夫人淑質毓德高門
頽川衍派媯水疏源心含蘭蕙德茂璵璠荆花吐艷鴻

翼孤鶯采芹於泮兩姓聯芳乃申秦晉以奉宮簞輿歲
癸卯公挈季方金陵獻策椿庭凋霜時惟夫人佐勸一
切秩然有條咸以無闕盡禮盡哀亦豐亦潔人謂之能
孰方其哲鹿鳴於野杏薦於朝蓮池斫鱸郢水和膠花
磚步日鵬翅連霄陸龍騰躍潘輿逍遙夫人乃侍象服
以從門鄰鉄鳳居近濯龍退朝休暇下直從容曲簾風
細寶鼎香濃待漏薰衣聞雞戒旦燥濕調音陰陽協贊
壬戌之春公被渙汗擷秀衡臯寒英湘岸夫人曰歸有
那其居庭栽孟竹饌設姜魚手翦陶髮荻畫歐書感德
咸備令聞焉如嗚呼夫人宛宛肖于萊綵梁雲公慰離

思嗚呼夫人肅肅嚴君樹蘭琢玉公忘逸勤嗚呼夫人
亦勤亦儉提甕挽車簪荆曳練嗚呼夫人克寬克仁解
衣推食飫德飲醇宜享遐齡永膺多福遽絕音徽空悲
餘韻珠箔蒙塵瓊枝凝綠香莫返魂壽難延菊然而遭
過獨擅女宗瀛仙命婦鶴誥榮封雙飛謝鳳夾繞荀龍
澤綿百世恩疊九重所未忘悲師門誼在遺挂空存令
儀不再朱鳥消紅青松掩黛敬芼苧蓀公陳哀誄



西曹議稿

查例載雇傭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計工受值已閱五年以上者於家長有犯均依雇工人定議其隨時短雇受值無多者仍同九論又例載雇工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僕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以內有犯尋常干犯照良賤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擬其犯姦殺誣告等項重情即一年以內亦照雇工人治罪若祇是農民雇傭親族耕作店鋪小郎以及隨時短雇並非服役之人應同九論各等語是

辦理雇工之案固以文契年限為憑要當詢其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服役之人如有主僕名分雖無文契年限而一經受雇即為服役之人故在一年以內有犯尋常干犯照良賤加等律再加一等若犯姦殺誣告等重情即以雇工人治罪嚴雇工者所以重名分也若無主僕名分則是雇倩工作並非服役彼此無良賤之分故例同凡論寬平人者所以慎庶獄也例文互載分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高喜文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受雇于陳夫亮家傭工議定年底為滿工價大錢一千五百五十文四月二十三日陳夫亮盤炕令高喜文推坯高

喜文推坯四塊陳夫亮嫌其太少即向裏罵並持木揪毆打該犯奪揪還毆致傷陳夫亮髮際偏左移時殞命詳核案犯供詞屍子陳文希有四月二十三日小的在屋裏盤炕之供同雇工人蔡明揚亦有陳文希在屋裏盤炕小的在院裏和泥高喜文推坯之語是陳夫亮不過尋常庶民之家所以其子盤炕其工人運坯和泥一同做工揆此情形正與農民雇倩耕作之人無少分別且正月至四月食工本非日久一年工價一千五百五十文受值亦屬無多按之定例均應同九論今該督因其有一年為滿之語即謂之議有年限而治以雇工人

毆死家長之罪問擬斬決其所平日有無主僕名分及
是否服役之人並未訊及一語案情既多疎漏引例亦
屬割截且如該督所擬以一年為滿之語謂之議有年
限而不問其有無主僕名分即以雇工人科斷是農民
雇用工九有言明一二年為滿者皆得同於服役之
人設被雇主毆殺即應依毆殺雇工人律問擬杖徒不
同凡人論抵矣不惟特寬雇主之罪恐長凌虐工人之
風且恐食力良民不甘為服役之賤而絕其工作謀生
之路揆之情理尤未允協雖殺人應抵而斬絞攸分臣
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將此案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

服役之人嚴訊明確另行妥議具題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律載刃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又載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兇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又本部議覆刑部張侍郎條奏內稱例載兇器刀鎗弓箭等物俱係防禦劫殺利用器械非尋常闖毆所用故特指出兇徒字樣詳開兇器名目以免牽混嗣後除例載兇器外其餘無關防禦器物無刃者以他物論有刃者以刃傷論各等語今崔子瑞欠諸鴉平錢文不還又向賒酒不給執先詈罵諸禹平回詈崔子瑞隨拔身帶屠刀向扎核其情節本近強橫該撫照兇徒忿爭執持兇器傷人例擬以近邊

充軍固屬懲克之意但定例各有專條未便引用牽混查崔子瑞所持宰猪尖刀不在例禁克器之內自應仍依刃傷定擬崔子瑞不應如該撫所咨照克徒因事忿爭執持克器傷人例擬軍應改依刃傷人本律杖八十徒二年定駟發配

西曹議稿

查辦理人命重案必須究明確寔案情定罪方無枉縱
例載賊犯拒捕如賊勢強橫隣佑人等不能力擒送官
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至死律減闕殺罪二等
若恃強逞兇致斃者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
監候各等語此案汪大觀常寄被舅母陳顧氏家顧氏
因事遠出接回前夫之女王陳氏在家看管臨行之時
汪大觀又來寄被陳顧氏囑以此數日不必再來寄放
汪大觀當即携被而回次日復將被寄放王陳氏令其
自放灶房板上迨晚王陳氏閉門就寢二更時汪大觀

空開外門復空房門王陳氏聞響聲喊有賊隣人姚大
觀持械往捕見外門已開黑暗中似有人影向其喝問
汪大觀答以取被姚大觀斥其黑夜來取之非汪大觀
嗔詈用拳向毆姚大觀用械毆傷越日殞命細核案情
汪大觀寄被之時其心中已明知室中止有王陳氏一
人而被又係自放灶房板上如果夜歸需被別無他情
何妨叫門索取乃潛空外門而進又不徑赴灶房取被
復空王陳氏卧房之門是誠何心及王陳氏聲喊有賊
又不回答姓名言明取被緣由直至姚大觀聞聲持械
趕捕喝問始以取被為詞是汪大觀黑夜空門潛入王

陳氏家內復窆房門姦盜皆未可知其為罪人已無疑義姚大觀身係帖隣聞賊理應往捕乃汪大觀見其持械趕至並不畏懼逃避反行嗔罵用拳先毆姚大觀因而械毆傷斃即不便以賊勢稍強遽引鬪殺滅等之例而逞克毆斃罪人亦自有不拒捕而擅殺專條如謂汪大觀被毆倒地係在灶房地上其潛窆房門王陳氏疑賊聲喊尚係一面之詞未便即以罪人定案則王陳氏卧房之門既經被窆聲響定有窆門形迹無難詳細驗明以為此案確據且汪大觀雖已身死無憑質訊而姚大觀及王陳氏陳顧氏現俱到案均可逐加研究將已

死汪大觀究係罪人或係平人之處勘訊明確援引定擬始足以成信讞今該撫疏內既詳叙死者黑夜挖門明係有罪之人復將例應協捕之隣佑照闕毆殺人律定擬非惟供勘不符是使毆斃平人與毆斃罪人之案無所區別辦理殊未允協臣部礙難核覆應令該撫將案內情節究訊明確另行安擬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辦理命案據供定罪援引律例各有專條此案謝新瑞赴沈阿全山內爬取松毛被沈阿全戮傷越三日身死據屍弟謝新福供稱伊兄生前向伊訴說往偷松毛被毆屬實是謝新瑞行竊既據伊弟供明其為有罪之人已無疑義當時沈阿全撞見詈罵將伊筐內松毛傾棄謝新瑞隨用竹爬向毆沈阿全舉鋤柄回毆謝新瑞復棄爬奪住鋤柄互相拉扯核其情形謝新瑞偷取松毛被事主撞獲並不畏懼逃避輒用竹爬先毆事主即係持杖拒捕迨棄爬之後雖未持杖在手固未使律以

格殺勿論之條但該犯敢與事主復奪鋤柄互相拉扯
沈阿全不能力擒以致奪鋤戮傷戕命按例定擬亦有
專條今該撫聲稱謝新瑞雖用竹爬拒毆但沈阿全並
未受傷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
徒嚴事主擅殺之罪轉畧賊匪逞兇之情援引既有未
符即情罪未能允協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審
取確供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竊犯交保甲管束原令稽其蹤跡禁其再犯全在地
方官實力防範不徒委之保甲便清盜源例載賊犯交
保後復出為匪者如原保係父兄弟即於所犯強竊
本案分別有無知情分贓定擬其餘俱按照本犯所得
之罪量減一等若知情故縱者則以為從論得財故縱
者則以枉法從重論是原保罪名逐條分晰已屬詳明
且得財故縱條內以枉法定擬者又分別徒流絞候並
非以杖笞了事今該臬使稱交保之後即聽其他往原
保已故不交現保接收一犯再犯輒謂一時疎忽僅以

杖笞了事若果如該司所稱情形自當逐案查訊據寔揭叅不得置劣吏於不問而反咎定例之不周至該司請立簿登記本犯事由與保甲姓名每月稽查一次其改過者即注明聽其謀生等語查改過自新原有聽其謀生之例現在奉行至竊匪交保及竊案逃籍之犯各地方官皆有原檔可稽自應隨時隨地留心體察初不消另立案冊亦不應僅一月稽查一次若必須逐名傳喚到署一一當堂點驗則此等匪犯原令散處四境不許聚集一方今因一傳查之故而令四境保甲押犯多人紛紛來城聽候點驗前月纔去後期復至不但州縣

公出守候需時顧此失彼且各舍正務聚集往來更恐
滋生事端於防犯安民之道兩無裨益該署按察使所
奏將竊犯保甲立簿登記按月稽察一次之處應毋庸
議

西曹議稿

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即以擅殺論臣等細繹律意其登時殺死勿論者蓋以子孫當場目睹悲痛激頃刻之間不惟不暇鳴之于官並不慮及已之擅殺其迫不及待之情實有可憫故得勿論至于少遲較之登時已屬有間然仍係登場目睹其怨憤尚在難遏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痛憤之情恕其不告擅殺之罪也若逾時異地事已到官或有司不為昭雪或勢豪狡脫稽誅或頂兇有人而正犯脫然事外或

兇手逃走而子孫狹路相逢更或遭難遇害控告無門是皆祖父身死仇手抵命無人子孫含憤拏戈乘隙刺殺其所仇者寔係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其應得之罪揆之律義亦自相孚但查臣部歷來辦案並無此種情節蓋我

國家百餘年來明罰勅法網紀肅清從無不伸之冤枉更無漏網之兇徒故律文雖載此條而自來未經引用即如乾隆十四年廣東省曾會昌被曾士標打死業已擬斬其子曾朝宗將曾士標之子曾亞二殺死又乾隆二十七年河南省智順為趙二殺死已擬絞罪其子智

洪義將趙二之子趙倉殺死此二案皆藉口為父報仇而核其案情正克均已擬重辟國法既彰私仇即泯其父之冤已得伸其子即無仇可復今所殺非應抵之人則于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寔原屬罪所應得而我

皇上于各本年勾到之時一則念曾朝宗究係痛父之心減改處絞一則念智洪義父子二命酌與停勾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心無微不至于萬無可道之中予以一線可矜之路誠為法外施仁至本年安徽省郭幅之父郭

璽被陳佩克毆傷經平復旋因病死是死于病非死于
毆陳佩之罪本不至死而其子因父病死無抵命之人
蓄念十年之久乘隙鎗扎陳佩身死于復仇之義絕不
相蒙自應按律定擬臣等伏思律文相沿已久自應照
舊載存嗣後各省犯案有與律意相符者仍按律定擬
外若于讞案已定之後更藉口報仇之犯但查其原辦
之案果否允協並核其報復之念有無別情所仇者是
否應抵之人所殺者是否應得之罪臨時酌量情節恭
候

欽定則情與法自兩得其平而律與案亦各不相紊矣

所有該司請另行纂例之處應毋庸議。

西曹議稿

今核吳么原案初犯竊盜贓一百一十兩應流二千五百里因其拒捕傷人加二等罪止滿流不足蔽辜從重比照原犯滿流拒捕在折傷以下者發近邊充軍是該犯係原犯應流從重問軍並非原犯即應擬軍今該撫將吳么擬以面刺改遣字樣與例不符吳么合依竊盜軍罪在配復行犯竊不論次數贓數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照新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其原刺改遣二字應予起除改刺烟瘴改發四字即行發配再查此等軍犯倘于改發烟瘴之後又犯竊盜則有烟瘴竊

盜軍犯犯竊遞加枷號之例或逃脫被獲則有烟瘴軍犯脫逃改發黑龍江為奴之例各有專條具載例冊俱不在新疆改發內地應刺改遣之列應令該撫將本條不刺改遣之處詳飭所屬俾令通曉毋致再有歧誤再各省辦理此等案情亦多誤會例意應令各司抄錄行文各直省問刑衙門一體通曉可也

西曹議稿

查辦理圖財害命之案必將贓物兇器証驗明確方可
定為兇手至于審非正兇請釋者初審因何誣認覆審
有何證據逐細聲明毫無疑義方可釋免今朱老五殺
死呂國官一案該撫稱保正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
六日見有無名男屍報縣驗傷懸賞緝兇旋有民人吳
起高首朱老五許大娜形迹可疑隨訊據朱老五供認
十月初三日見客人鈔袋沈重捨奪殺死旋有呂大小
認係伊父呂國官屍身及該縣覆審時朱老五頓翻前
供委員另審訊明朱老五于初三日在張姓家聚賭初

四日歸家寔非此案正兇咨請發落另緝等因到部查
民人吳起高本無承緝之責其首告朱老五形迹可疑
係何証據該撫咨內未經叙入朱老五若非正兇豈不
知殺人抵命何以到官即甘証認且殺人以兇器為憑
搶奪以原贓為據今既驗明屍身偏左偏右皆係刀傷
而該犯原供亦認初三日與許大娜見客人鈔袋沈重
起意搶奪殺死是時屍子已經到案其搶奪之物是否
係伊父原贓行兇之刀是否與傷痕脗合許大娜供詞
是否畫一皆此案緊要關鍵而咨內並無一字提起及
至翻供覆審既不將初審誤信之故叙明又不將該犯

誣認之故指出而初審所憑之兇刀贓據又不問其從何而來乃僅以朱老五曾于初三日在張家聚賭初四日始行歸家即信為必非初三日殺人正兇之的據不知呂國官被殺本無的確日期即使朱老五初三日聚賭初四日回家俱屬實情而聚賭之前回家之後如初二初五等日何以信其必不行兇又安知該犯殺人屬實恃有初三日聚賭一節可為左証輒于到官時捏稱初三日搶殺以為日後翻供之地種種挂漏顛預本部殊難草率議覆應令該撫遵照部指另派幹員將朱老五是否非此案正兇之處慎重審明寔在情節分別辯

理並抄錄屍親及各犯前後各供送部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例載定罪律無正條者比照科斷詳細奏明又例載官軍說報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石以上擬斬監候又律載監守自盜審非入己者各照本條律例定擬其入己贓至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候又名例載凡稱與同罪者至死減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茲該撫疏稱叅草都司鄭文龍因把總江三定船船在內洋遭風偻文呈報鄭文龍以內洋失風例干叅賠起意捏造外洋壞船代為另具報文轉詳江三定聽從照繕補文偻案歷審不諱律例並無治罪專條查成造船船需

銀一千六十餘兩將鄭文龍比照官軍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石以上例擬斬監候江三定聽從補文與鄭文龍同罪亦擬斬監候等因具題臣等伏思海洋失風之案弁兵最易乘機捏情誑報全在該管大員稽察嚴明有犯即懲不得稍為容隱方足以整飭海疆警惕兵弁從無弁兵據實申報而上司擅行代改捏詳之事今把總江三定以配兵不慎致船船在內洋遭風沈溺並器械俱行漂沒核其本罪即應叅處賠船上司亦應分賠該把總既據實具文申報即當轉詳請叅勒賠乃該都司鄭文龍輒以內洋壞船彼此皆干叅賠胆敢起意改

改捏情節說報在外洋失事希圖脫罪免賠且擅行代
具報文遂自申詳隨將原文退還並將已稿交江三定
令其照稿繕寫補文備案是此案罪魁始終全係該都
司一人舞弊作奸寔屬欺詐狡猾目無法紀律嚴首惡
法重誅心鄭文龍以都司大員規避叅賠擅改報詳自
不得引贓未入己之文稍寬其欺罔重罪江三定本係
微弁先經寔報後經上司嚇制補文與自行藐法營私
者有間未便與造意同科該撫將二犯比照侵盜船糧
六百石說報漂沒例俱擬斬監候不特無輕重之差且
使屬員自行作奸犯科與上司捏改擅詳者畧無區別

而與名例內稱與同罪之律義亦不符合揆之情理實
未平允臣等難以率覆應令該撫細核其犯罪之由各
予以應得之罪另行速擬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浙撫審緣徐允武之子徐仲詩因房屋典價未清與宗尚佩爭扭被宗尚佩用柴片毆傷身死屍父徐允武得受宗尚佩銀五十兩自認毆子成傷徐仲詩旋服瀆自盡賄同伴作地保朦官通報嗣屍弟徐仲威自外回家知兄被宗尚佩毆死經父賄和不甘欲赴臬司具控商之訟師曹獻卿將伊父受賄欲行賄過曹獻卿得錢六百文代為寫詞告知縣改供妄詳經臬司批交金華府提審宗尚佩又賄曹獻卿銀五十兩求其代出主見曹獻卿又教令徐允武堅稱服瀆並詐欲自盡嚇逼其子

徐仲威恐父不認逃避無踪案懸不結後有徐仲威族弟向宗尚佩詐銀不遂復至巡撫衙門具控委員檢出傷痕訊出毆死賄和各情節各犯到案供認不諱將宗尚佩擬絞徐允武曹獻卿擬徒徐仲威免罪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宗尚佩合依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屍父徐允武私和子命得賍五十兩又錢四十六百文折庫紋四十九兩六錢雖伊次子告發但未將受賍首出徐允武應照屍親得財私和准枉法論四十五兩者杖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屍弟徐仲威

告縣改供屬虛所控胞兄被宋尚佩毆死屬實應照律
免罪等語該撫所擬供照各犯所犯本罪依律辦理原
無枉縱但此案係父子兄弟之獄非尋常兩造告訐者
可比必須權衡情法俾倫紀間恩義無虧方無背于弼
教明刑本意查律載犯罪自首免罪法得容隱親屬為
首如罪人自首又律注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
卑幼以干犯科斷又干名犯義律載子告父得實亦杖
一百徒三年今徐允武賄和長子命案次子徐仲威詢
知具控詞內雖無伊父受賍之語已明知到案必破寔
與首告無異是伊父罪擬杖徒寔因徐仲威告言所致

該犯為兄雪憤手足之誼雖全而陷父充徒則名義所傷尤重既不忍胞兄命死非辜豈反忍親父身罹徒配若如該撫所擬不特徐允武不能無憾于子即揆之徐仲威為子之心亦斷不能一息自安應改照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罪坐卑幼之律注將徐允武免罪徐仲威杖一百徒三年則該犯于兄弟之誼既盡而父子之恩亦無虧並令該縣明白曉諭後發配

西曹議稿

查本夫及應許捉姦之親屬有捉姦已離姦所非登時
殺死姦夫者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律以闕殺論擬
絞監候此案謝勝時係蔣氏夫弟因孀嫂蔣氏與包松
阿通奸經姑陸氏窺破蔣氏仍留包松阿在樓姦宿謝
勝時往捉未獲令母陸氏指証蔣氏復將陸氏咒罵致
陸氏思子早亡娘又淫潑哭泣不止謝勝時氣忿莫遏
起意將姦夫姦婦一併殺死謝勝時係得捉姦之人但
殺非登時應如該撫所擬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律
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謝勝中聽從下手加功

例應捉姦陳大章幫同緝縛係例不應捉姦均請照為
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律載罪人已就
拘執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殺條內除正犯擬絞外餘人
各杖一百並無餘人減等擬流之文至於擅殺罪人之
案其中謀故鬪毆各有不同而概以鬪殺科斷者細繹
律義死者原屬罪人殺者激于義忿與因他事挾私殺
命者心迹迥不相同原情定律故同一從減所以懲奸
邪而示區別具有深意此案既將起意殺姦之謝勝時
依拒殺罪人以鬪殺論擬以絞抵則聽從下手之謝勝
中陳大章自應照鬪殺餘人律均擬滿絞今該撫擬以

減一等滿流不惟一事兩引且與擅殺罪人例義不符亦與各省辦案參差未能畫一謝勝中陳大章均應照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該撫又稱謝陸氏撞過伊媳與包松阿通姦並不稟官究治應依縱容子婦與人通姦律杖九十依律收贖等語查知情圖財許令通姦方為縱容今謝陸氏撞過伊媳與包松阿姦宿即欲喊叫經伊媳與包松阿跪求免究始行隱忍不言與知情縱容者迥殊謝陸氏應改照不應輕律笞四十係婦人照例收贖

西曹議稿

陳尚文誤傷孕婦緩決不待言總看致死二命之說似乎精明而其實非也佛家以凡有知覺能運動者皆謂之生命故鳥獸之外螺蚌虫蟻之屬皆謂之命皆戒殺儒者非之國法亦從無此禁况腹中無知覺運動之物乃一血塊耳尚未有生安得云死尚未成人安得有命若因此一血塊而殺人以償之我佛聞之不知如何悔罪自咎其失言矣且以此為人命則凡公卿士夫之家墮胎半產者皆當治以故殺子孫之罪醫生亦皆治以知情賣藥殺人之罪而後可行不然此論終不可通此

等議論尚永以為戒

西曹議稿

查律圖內子為嫁母服齊衰杖期不言子之妻同其為無服可知但既為其子之婦自不能與凡人同論遍查律例內並無改嫁之姑毆死前夫之媳作何治罪明文惟查妻妾罵故夫父母條下註云子孫之婦守志在室而罵已改嫁之親姑者與罵期親尊屬同由此類推是改嫁之姑與前夫子孫之婦有犯應照期親服制科斷擬將鄒何氏照期親尊長故殺卑幼之婦絞律擬絞監候是否伏候堂定

西曹議稿

查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比照黑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止在曠野白日摘取蔬果等類俱不得濫引此律等語細繹例意以黑夜在外偷竊財物與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事主皆知其為竊賊而毆死賊人究與毆死平人有別故僅擬杖徒寬事主正以儆盜賊也例內黑夜偷竊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竊取財物是入人家而非夜者原屬兩項分晰甚明至稱若非黑夜又未入人

家內止在曠野白日摘取蔬果等類不得濫引此律之
語又因曠野白日摘取蔬果既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
則係順便摘取微物與黑夜蓄意行竊者迥殊若一概
擬徒亦非所以慎重民命恐問刑衙門誤會例意故特
申明不得濫引杖徒之律是惟黑夜行竊者雖在曠野
摘取蔬果亦仍擬杖徒不得濫引他律也例意瞭然復
查得乾隆三十一年間本部左堂錢 以前例白日黑
夜易於淆混請各加添注語並以賊盜固宜嚴治而民
命亦不可輕凡非當場現獲或事隔多日自行訪聞及
已加捆縛恣意疊毆并非刑吊拷因而致死者俱依白

日曠野摘取蔬果之例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絞請載入例文等因具奏奉

旨令大學士九卿議奏議得事主當場毆死竊賊其實係毆打致死在平人應擬絞候者原例擬以杖徒情罪允協例文明顯毋庸添注其非當場現獲或事隔多日自行訪聞或已加捆縛恣意疊毆及非刑拷打因而致死者俱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絞明載例文之處雖係准情定辟但逐款臚列轉恐挂漏應令問刑衙門臨時酌核情罪悉心定擬不得濫引牽混奏准通行在案張體道當場毆死門外竊賊柳二身死之處事在

前指出數條無一相合又與原奏不得盡引牽混之文
大相矛盾此外又別無他律他例可引該司原稿未免
強詞附會此案似可毋庸議駁仍候堂定